



漢書評林卷九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

師古曰十侯者

陽平頃侯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外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

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

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

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

侍送還白太子權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

隆按傳王皇后以別有傳不詳迺獨次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句蓋恭所以篡漢者以此故特揭而言之

隆按兩次失之
應序中不能成
子姓句且伏後
上無繼嗣案

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
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
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
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
事一本無重字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
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
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
帝衛皇后之弟蓋侯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
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
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索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

直德秀曰許后
所上書輕揚澤
躁宜其致禍
茅坤曰予覽許
后文詞察然然
其謙約守盈之
義鮮矣特谷永
輩以天變日蝕
委之后宮一節
蓋出于畏王氏
之權而移之后
宮抑不思王鳳
以下獨非椒房

就朝位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
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
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
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
房殿皇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
也糲粗米也師古曰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
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
當託沔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沔與汗同曠空數
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迺壬
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

漢書卷九十三

卷九十三

之近幸也語所
謂免之避鷹於
其首不於其肘
也

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

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

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可覆問也

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

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

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家吏不曉師古曰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吏皇后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

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

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言妾家府亦不

當得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

茅坤曰罕見

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

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

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

一如之也被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

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

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伎佞必

欲自勝師古曰宦吏奄人為皇后幸妾尚貴時猶以

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被寵遇況今日日

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

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

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邪語辭也舊故

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

補已而貿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浣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

左右多竊怨者甚耻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

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

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

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其萌芽所

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芽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

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

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妾遺賜人於事則可而后之衣

服自當如舊也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它時為比例而正依竟寧前也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

可邪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事比竟寧前不肯皆同也故時酒肉有所賜

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

肉百斤耳蘇林曰宣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

是師古曰當多於梁美人也事率眾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以文書陳之不可勝盡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自見后自見於天子也索盡也

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

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

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

隆按以陰侵陽句此篇綱領

隆按以陰侵陽句此篇綱領

茅坤曰可見元成時絕不知王氏之權移漢祚也谷永張禹孔光輩之罪通天矣

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衷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衷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師古曰上官上官桀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

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鈎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也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阜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

隆按斯昭陰盛句結應陰侵陽

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咷

音桃解並在谷永傳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郵百

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其

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

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

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

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

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

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索先各反已猶戊也亥復

水也張晏曰己戊在中宮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為君亥為水陰氣也

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

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

患日寢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

彤日粵有雉雉師古曰彤音弋中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在谷永傳即

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己所言皆以戒後宮也今皇后有所疑

便不便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

刺板也刺音千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

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

隆按以上采向
求之言暗指許
后以下方入所
報之事

隆按何戴疾也
句以后疏有戴
疾敬疾皆得蒙
恩句故云

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疾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典刑常法也。言闇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也。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

真德秀曰劉向
上列女傳雖為
女寵發然指陳
王氏之禍尤深
切成帝知損許
后之奢而不知
抑王氏之僭豈
善聽言者邪詔
辭深厚爾雅度
非欽永輩不能
為

又惡可以踰乎。

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

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

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為右。

師古曰以

謙約為先其孝東宮毋闕朔望。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

誠永究爰何不減。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減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養

名顯行以息眾讜。

師古曰讜諱眾議也音許元反垂則列妾使有法

焉。

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

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

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

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

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誼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

師古曰諱古詛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

后坐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

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

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上憐許氏下

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

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

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

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

后姊嬀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嬀者后姊之名也音靡

隆按數通書記與前聰慧善史書相應

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

皇后廢后因嬀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

諄諷師古曰詩惑亂也諷媒汙也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

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

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為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

增成第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拓觀有男數月失

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

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

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

王鑿曰婕妤辭同輦數語綽有鷄鳴婦人之風

隆按倅仔豈不知平進而得幸而因之奪寵也耶蓋其退處之心自見寵時已然矣不待趙氏驕妬始自危而求共養于長信也

盧辯治曰倅仔漢室一士女也

讀其辨誣數語溫厚和平言之者無非聽之者不憎使移其語於戾太子何至于有江充巫蠱之禍耶

茅坤曰賦之藻思當勝相如

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倅仔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

倅仔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

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

是詩篇蓋失之矣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

於內寵倅仔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倅仔上曰始

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倅仔也其

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逾越禮制寢盛於前

班倅仔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二年趙飛

燕譖告許皇后班倅仔挾媚道祝詛後宮訾及主上

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倅仔倅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

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愬之何

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

弟驕妬倅仔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其音居

用反養音上許焉倅仔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

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

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

月之盛明揚先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

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索息兮申佩離

以自思師古曰索息言懼而喘息也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故云自思也

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

張晏曰書云北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襄閭之為郵。師古曰小

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閭妻嬭方處故云為郵。郵過也。美皇英之女虞兮。榮

任姒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

姒武王之母也。女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

師古曰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

舍息也。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

也。蕃音扶元反。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緇祿而離災。度

師古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豈妾人之殃咎兮。

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暗莫而昧幽。

師古曰暗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猶被覆載之厚德。

今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奉共養

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共

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共音居容反

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重

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

兮禁闥扃。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華殿塵兮玉階落。

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落水氣所生也。萋萋廣室

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疏櫺也。感

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絲兮紈素聲。師古曰感動也。言

也。綵絲衣聲也。紈音十賄反。紈音蔡。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為

榮師古曰靚俯視今丹墀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

曰蔡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想君履蔡之跡也蔡音其仰視今雲屋雙涕兮

橫流師古曰雲屋言其黶黶狀若雲也黶音徒感反黶音徒對反顧左右兮和顏

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淳曰

以瑇瑁覆翠羽於下徽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

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勉虞

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虞與娛同綠衣兮白華自古

古今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鄘風刺妾上偕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至

成帝崩倜仔充奉園陵因葬園中王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

莽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王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

宮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

母不舉三日不死廼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

阿平原之縣也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也成帝嘗微行出

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

弟復召入俱為倜仔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

趙倜仔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

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倜仔父

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倜仔為皇后追以長前白

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

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

唐順之曰直叙體

茅坤曰趙后怙寵脅權濁亂中宮甚且妬絕後嗣罪案如山而漢書所載詳而不覺假令子長為之當必益然若水壺秋水眉髮可數也隆按三日不死亦舍序中命字意

隆按帝之封長以長得太后指故而實非以前白罷昌陵功故班史下一追字無限委婉王維楨曰極叙

昭陽合宮畫形
容絕幸昭儀意

隆按卒皆無子
應叙中不能成
子姓句且伏後
殺許美人及曹
宮所產子案

茅坤曰成帝暴
崩必以多慾故
趙昭儀焉得有
妾死之事語所
謂享非分之福
必蒙無辜之災
是也

唐順之曰飛燕
之惡具之司隸
奏中

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
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指漆指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

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
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

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音冒其白玉階師古

升殿陛也曰階所由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

飾之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音灼曰以金環飾之

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卓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
壁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

非也音江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顯寵十餘年卒皆無子

師古曰卒終也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

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

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

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

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昏夜平善鄉晨

傅綉應劭曰傅著也師古曰贊謂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

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謹譁怪之掖庭令輔

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

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

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

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

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

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師古曰業者掾之名也

皆不言其姓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嚴官

婢曹曉道房張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

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

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元延元年

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

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

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綵

方底。師古曰綠厚縉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笄膝耳綵音大奚反封御史中

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

隆按知是何等兒也與誰兒也相應

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

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

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

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

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

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

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

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

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服虔曰慳直視貌也師古曰慳音丑庚反字本作捰其音

同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

應與母問男女相
隆按我兒男也

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弃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

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

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

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蹠書鄧展曰赫音兄弟闕牆之

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闕蹠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

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偉能即宮宮讀書已

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

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今兒安在危殺

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

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

過師古曰言我知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

也舍死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繆死晉灼曰繆音繆縛之

古曰繆絞也武皆表奏狀弃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

也音居虬反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

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

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暫一歲再三召留數

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裏子其十一月乳師古曰

也子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

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師古

所居宮皇后即從中宮來許美人見何從生中許氏竟當

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

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

以手自擣。

師古曰對怨怒也擣築也對音直類反

以頭擊壁戶柱從牀

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

今故告之友怒為。

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于告汝何為反怒

殊不可曉也

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

言約不負女。

師古曰女讀曰汝

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

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

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

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

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

美人以

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

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

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

昭儀在須臾開戶噉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

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

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

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

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

師古曰嬪音麗

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

師古曰言倉未大斂也

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

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于業等。各且十人。以

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

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

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

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

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常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子者

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

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

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

王維楨曰。先着皆在赦令前一句而下。即歷舉

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

所不得赦者。明昭儀不當泥此例也。

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

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

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解具在五行志。趙昭儀傾亂聖朝。親

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一本作罪逆。

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誅逆罪。

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

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

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

茅坤曰耿育之
疏雖非正論却
于朝廷有裨

唐順之曰強詞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
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
父也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
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
嗣卒有天下千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
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
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
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
晚暮也權柄之重制
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
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
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

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

師古曰
微嗣者

謂幼
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

危定金匱之計

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
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

也接
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

師古曰演廣
也音弋善反迺

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

師古曰私燕謂成
帝閉宴之私也

誣污先帝

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

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

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

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

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挾銷滅既往之過

凌約言曰東萊
謂耿育此疏知
體僅有褒廣將

順以下數語耳
若前所云豈其
然

隆按頗得趙太
后力應前私略
遺趙皇后昭儀
句

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
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
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首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
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
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
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
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
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
亦歸心。師古曰：恩，謂倚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故成帝母
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

隆按未援重誼
作結與篇首號
曰飛燕相應

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
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誅天犯祖。師古曰：祖，先帝也。無為天下
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
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
闕。師古曰：請，謂也。闕，猶猶闕也。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
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
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
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
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
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

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鑊也。師古曰：鑊，讀與環同。

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

為魏郡鄭翁妻，生男憚。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

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婕妤，甚有寵。為

人有材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

之。師古曰：酹，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酹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一男一女。

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

上。元帝既重傅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

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

隆按：特下傳太后躬自養視，句伏後至太子家案。

又按：賂遺趙昭儀，此指傅太后有材畧處，上亦自罪之，應前充愛于上句。

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為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為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春秋不

茅坤曰何嫌而謝為

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

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

董宏希指

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

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

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

言止後廼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

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

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

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

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

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

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稱永

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傳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子讀曰仲。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爲陽信侯。追尊惲爲陽信節侯。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

人。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

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

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傳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

隆按丁傳以一
二年間一設於
敘事中有議論
作斷案為下文
有舉奏丁傳罪
惡句而先為之
洗刷云

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
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
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
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
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車昔季
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
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
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
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傳
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

此茅坤曰莽惡如

奏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
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
臣妾之道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
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
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
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
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
音扶日反太后以
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
為致。椁作冢。師古曰致
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傳太
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吏
卒以水沃滅。迺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

王檣曰時有燕數千銜上投丁姬穿中哀帝尊龐丁傳喻禮過制固當裁定然恭以私意爲之

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

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勝妾也。臣

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尚太優僭也共王母及丁

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

去珠玉衣。葬丁姬。勝妾之次。奏可。既開。傳太后棺。臭

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

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

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師古曰穿

丁傳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

遂至逆天理而失人心。燕之銜土甚類。臨江王志壹之動氣也。

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爲定陶王時。

傳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爲漢太子。傳氏女爲

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傳太后封傳妃

父晏爲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

丹諫以爲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

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傳妃立爲皇后。傳

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

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

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

王維楨曰獨載師冊數語以其言卒驗云。茅坤曰貴之暴則奪之亟。

隆按將叙猛獸之變昭儀斬于捷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句以表其忠之獨異云

禮以其妃配也。詩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坐於左而並食。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捷仔。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捷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捷仔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

當熊。捷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捷仔男立為信都王。尊捷仔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孟康曰災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未滿歲者謂為王未滿歲也。青音所領反。字不作青。蘇說誤也。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音懈。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

隆按素常怨馮太后與上傳昭儀等皆慚句相應

茅坤曰誣服之詞

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

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

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

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

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

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今姓史名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

立受傳太后指。幾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

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暨徐遂成言習

君之曰。武帝時。暨脩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師古曰刺

治謂箴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

隆按熊之上殿二句即立所為受傳太后指

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

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廼

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

效也。師古曰效徵驗也。廼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

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后

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

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并為

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

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

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

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婕妤。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顛國權。懲丁傅行事。以帝為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廼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

王維楨曰以帝為成帝後一段是下文所謂隔絕衛氏事

茅坤曰莽不思本外家乎

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君。哉皮為承禮君。高子為尊德君。師古音歷。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諱天逆理。上僭位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毋聖人言。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

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廼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爲中山王后。后免。后徙合浦。唯衛后在。師古曰中

山孝王后也王莽篡國。廢爲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官爲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

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

而素裳績字或作積積謂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

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

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

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豐歆授皇后璽綬師古曰取

曰綬所以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

繫璽音第也音頻面反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

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

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

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

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

食邑封公子安為襄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餘平

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

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

為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嫵有節操

師古曰婉順也嫵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

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

者若漢之稱公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豫飾將鑿

往問疾師古曰豫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后大怒

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

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

中而死。

王鑿曰文約而中尺度矣

吳京曰謙則致福而保位全家

盈則致禍而夷滅放流此贊之大致也

呂祖謙曰班固論外戚之成敗深切著明然謂許史不敢縱恣亦誣矣殺蓋寬饒害蕭望之皆是物也縱恣有大于此者乎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

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

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

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

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

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幸而家依託舊恩。不

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呼。鑿

茲行事。變亦備矣。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七下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元后傳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

為姓。師古曰媯水名也。曲水曰汭。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銳反。至周武王封舜後

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

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

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間安孫遂

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

隆按元后已列外戚傳中而班史以王氏之篡由於元后故別為立傳詳著其所以云漢之故云

漢書卷九十八 元后傳第六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杭州表莊書局對

王維禎曰此本
茶所自言或者
陳涉魚腹丹書
之謂乎不則附
會符命而繆為

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
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翁孺皆縱不誅一本高作御它部御史

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

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

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嘆曰

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

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

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

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

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

此說爾未必實
建公言也

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張

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

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

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

也師古曰虛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

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脩廉隅好酒色

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

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

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

隆按詳次八男
名伏後畢封侯
案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以妬

去更嫁為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

夢月入其懷。及壯太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

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

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當大貴。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

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

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

司馬良姊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姊妾

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

司馬良姊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

姊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姊妾。欲

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

者。師古曰此與讀曰豫。及太子朝皇

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

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

得。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

絳緣諸子。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長御即以是為是。皇后使

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姓也。交送

謂侍中掖庭。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

姊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如壹幸

隆按曰。夢月入懷。曰所許。轉死曰相。當大貴曰長御。以獨衣絳緣。諸于送太子宮。曰一幸而有身。班氏歷紀。種種奇異。蓋謂有天意焉。

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之曰鷲，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母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

王維楨曰：王氏之興自鳳始，而漢祚之移亦自鳳而始，萌矣。此最關鍵語。

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音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皇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

隆按興勝之對
直節凜然此時
鳳初秉國兩人
幸二恙不然者
上已感悟嘉納
之如王章且不
免於死奚有于
兩人

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

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

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菲星天

地赤黃之異。師古曰：菲，與字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

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

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

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

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

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

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

隆按書曼蚤卒
了前八男案

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

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

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

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

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

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

也。項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太后憐參

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

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

凌約言曰史氏
僅記此一節且
曰此小事則其
它大者可概見

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頗。左右常薦光祿大夫
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
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
大將軍。師古曰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
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
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定陶共王
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
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
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
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

隆核共王天子
親弟且甚親重
安所不得已于
鳳至于涕泣而
決于弟且然奚
有一王章哉

茅坤曰王章此
對可謂搏虎手
矣。所指言三事
一一直刺頂門
者而鳳復為其

曰它謂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
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
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曰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
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
師古曰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
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
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
曰建立其議也。迺奏封事言曰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
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
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所以承

言以動中宮并
劫主上卒以死
而復蘇非惟鳳
不之罷反禍及
章悲哉
陸瑞家曰王章
之攻王鳳也忠
矣特恨其為術
之疎不勸成帝
寡欲畜神以求
多子而專勸注
意定陶王則王
氏讒說安得不
入之也

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
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
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
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
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
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
商師古曰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
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
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

一本議作義

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
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
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且
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
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
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
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
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
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
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

凌迪知曰已辟
左右何以使音
獨側聽然即無
側聽者固知帝
無能為也
茅坤曰鳳之此
書佳甚且杜欽
輩代為之耶

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
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
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
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
右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
太后之叔父
也音則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
從父弟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戆得以外屬兄弟
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
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
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

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
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二
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

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
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
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
輦轂下師古曰靡碎
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

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
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
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
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

恩見哀重魏魏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曰論者不云

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

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

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迺深

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

公母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

言公必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令我困。務

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

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

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

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

隆按帝開章言既賢之矣進野王而欲倚以代鳳矣乃復以不忍廢之故顧公尚書劾章致之死由是王氏遂無復心顧而漢祚危矣

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

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

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寮屬者皆得

大又以待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

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

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

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

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

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

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麟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為近是

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

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

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

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

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

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

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

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

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

王慎中曰鳳以死保音而謂五侯必不可用心雖私而言則公也

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

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

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

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

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

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人為將軍不獲宰相之

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

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

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大

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揖同濯與擢同皆

茅坤曰此亦王氏退衰之機也惜也帝復優游不圖以致移祚

所以行船也。今執桿權人為越歌也。桿謂擢之短上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撓音饒。越歌為越之歌。

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

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

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

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

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

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

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詵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紅陽侯

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

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

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歟。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而欲自黥

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

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

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檢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

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稟請罪。師古曰自

坐臺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

比。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

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

降按惟音為修
整與上謹敕句
及小心親職句
相顧

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手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以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手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

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蓄罪陰伏

茅坤曰莽之初以退為進亦一詭計也

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

隆按以初立故優之與前初優莽句相應

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誠。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

莽坤曰楊宣漢賊也必莽托之

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

茅坤曰莽之物以退為進今已如計

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行道之人為之隕涕况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本帝下有年字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

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

其權

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之易物者也

廼令太后四時車駕

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

春幸繭館師古曰漢宮閣

疏云上林苑有

繭觀蓋蠶繭之所也

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師古曰桑

採桑也遵循也謂緣水邊

夏遊御宿鄂杜之間

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

是也

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

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

校獵上蘭

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

長平館

師古曰在長平坂也

臨涇水而覽焉

太后所至屬縣輒

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我

始人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

莽因曰太子宫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

隆按見於丙殿直應篇首見丙殿句

太后幸太子宫甚說太后勿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

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

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

二歲託以下相為最吉廼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

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

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

制焉俄而宗室安眾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

之更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

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

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

謹按不可與上小以為可相顧

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

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

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減長樂宮及莽即位

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論指舜素謹敕

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

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

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

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

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

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

漢書卷九十八 元后 十一 黃

之。我漢家老寡婦。日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勿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迺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

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志對之。

辭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

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服虔曰。銅璧如壁。形以銅為之也。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

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

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

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

母共具之祥。師古曰。音居。用反。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

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

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師古曰。

黃

曰此絃謂
璽之組也
太后聽許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

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又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為

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

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

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寔食

堂孟康曰寔音撰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

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

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

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言此

何為毀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迺

壞之

茅坤曰漢祚已
移何論黃貂黑
貂覽至此不得
不流涕已

隆按謂夢月句
應籍首夢月入
懷句崩後十年
誅莽應能久得
祐乎句

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

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

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

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又

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

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

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

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

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

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

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

黃震曰呂氏則天皆身為禍首王后則愚弱為賊莽所誑耳事雖不同要亦同歸於覆其族吁可懼哉
茅坤曰漢高帝特以英傑仗劍五年而定天下然於紀綱制度踈闊不收至于處中宮一節左屬函莽由君臣之間並以不學無術故也

少子丹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
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
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
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
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反
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八 終

